

不要离婚

边云岭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不要 离婚

边云岭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要离婚/边云岭著.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1
ISBN 7-5071-0443-5

I. 不… II. 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137 号

不要离婚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10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71-0443-5/I·344

定价:16.80 元

婚姻之绳，如金花蛇般逶迤于人生的荒草之中。

肩负起你的责任，不要退缩。

——题记



边云岭，1964年
出生于北大荒，
上有兄，下有弟，
吃苦最多，享受
最少。打过鱼，
织过网，搞过管
理，做过教师，
现就读于中国人
民大学。从他的
作品中可以感受
到他对家乡深深
的挚爱之情。

目 录

第一章	荒蛮	1
第二章	霸道的结合	27
第三章	衰落的爱情	38
第四章	预谋	65
第五章	在前和在后的隐痛	74
第六章	什么时候能离婚	86
第七章	婚姻是两个人的互助组	111
第八章	恐慌的情绪	117
第九章	爱和恨都深入骨髓	133
第十章	虚情假意的模拟	179
第十一章	男人摆布女人	189

第十二章	凄凉	204
第十三章	被埋葬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213
第十四章	我要告他	237
第十五章	落入俗套	246
第十六章	纯洁的女孩儿	261
第十七章	抓了一个大的	267
第十八章	为情生死	280
第十九章	浮升	300
尾 声		306

第一章 荒 蛮

1

一个人在大荒原上走，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无数生物，人该有多么渺小！纵深的有历史，横向的有万丈红尘，人如草芥实不为过。若人个体的生命消失了，整个世界于他来说也就消失了，岂不是一切一切都为人而存在的？

玉兰二十岁的生命中，种种思想还只是轻烟，没有聚起，在她心上也就没有重量。可她也在幻想爱情，思考婚嫁的一些事情了，想到这些必然要想方本西。

她走小路回家。小路要通过一片玉米地。她是从十连劝夏叶子回来的，夏叶子非要离婚不可，听说她暗地里和米连长好上了。还听说米连长从水库管理站的老出纳那里挣了不少钱。

天已擦黑，当她走到玉米地时，还唱了歌，她一点儿都不害怕。北大荒的农场人，大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从来不信鬼神的存在，况且这小路又是她和方本西经常走的。这几年狼也不再到平地上来，就是完达山中的狼也不多了。人们私藏的猎枪保管比狼还多。猪圈四周用白灰画的圆圈已经斑驳，新长起的小孩子根本不知那是吓狼的。

玉米地在晚风中簌簌地响。大水库散发的水腥气慢慢涌动，使人老想打喷嚏。

又一阵玉米棵响，玉兰笑了一下，准是田鼠，要不就是一只野兔。

方本西踩倒了许多棵玉米，从地里蹿出来，一下揪住了玉兰。

“本西你真好，我想你就会来接我。”玉兰以为方本西在跟他开玩笑，但已感觉出他手上的恶意。

“少跟我装。”方本西什么也不顾了，照着玉兰的胸就是一拳。

下午，王俊生跟方本西说，玉兰去十连相对象了。王俊生看到方本西的脸色马上变得灰白，有些解气。谁让方本东不让我开拖拉机呢，我倒要折腾折腾他们方家兄弟。

方本西已气极了，又打了玉兰几个大耳光。

“女人都水性杨花的，没一个好货！”他想爱情是个多么靠不住的东西。

玉兰傻了，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逃开了。他并没怜惜她，两拳就把她打倒了。

方本西扇了玉兰一气耳刮子，又捶打她前胸和后背，累得再也举不起手便趴在了地上。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跟你好了。”方本西恶狠狠地说。

玉兰抹掉了嘴里涌出的血。

“你不如把我杀了。”

“我是想杀了你，可我自己还想活着看你跟别人是咋样骚情的。”

“你滚不滚？”

“玉兰……”他发觉他的愤怒早就平息了，他现在只有心痛，只有后悔。

“那好，我这就去死。水库里的那个深坑跳下去就能淹死。”

“那……”

“滚呀！”

“你不会去跳水库吧？”

“我为个狗去跳水库也不为了你。”

做站长的方本东急火火地冲进玉米地。他耳朵在嗡嗡响，眼睛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心涌到了嗓子眼儿。

“他俩在那儿。”王俊生怯懦而又得意地指给方本东看。方本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再看，看见了倒在地上的玉兰。方本东像自己受辱了一样恼怒。玉兰和本西的恋情他是

知道的，他只要看见他俩在一起就会心安。他俩爱情的热烈气息常在夜里冲他扑面而来，铺成遍地象征亲情的麦子，像在一场大火。他在那种无形的烈焰中为他们祈祷和祝福，也不知为什么，他在无休止的祝福中得到了某种安慰，似乎自己对家庭的不满情绪一点也没有了。

他是站长，是众人目光网里的囚徒。

他一直担心不稳当的本西对纯洁的玉兰做出什么过格的事。

现在他的弟弟当真毁坏了玉兰，他感到一阵深深的痛苦和茫然。方本东一直以为本西欺负了玉兰。

他从没打过他的弟弟，这回他真想把他活活打死。

“哥，你救救我，我是真喜欢她。别让她恨我，我要跟她结婚。”

巨大的亲情逼上来使方本东两眼出现了盲视。他恐惧、心慌、胆战，他想努力克服这一切，便冲方本西吼，“滚开！”

玉兰猛扑进方本东怀里。她本能地产生要求保护的情感。

“站长，你要给我作主。”她能听见她的心碎裂的声音。

“我让他娶你。明天你们就去办手续。”

“不。”玉兰咬着牙说，“我不嫁给他。”她五脏六腑都在绞痛。

“那你要怎样？”

“我要……”

玉兰的泪水又热热地滚下来，“要你保护我。”

方本东愣了一下，玉兰一定是受了刺激。他有点莫名其妙，在这种状况下该有的情感竟完全没有。他却看见隐藏在自己身内的另一个自己乐滋滋地跑跳出来，代替了他。可他

没忘了他是谁，他到底该怎样做。他忽然想到了他和闵香香曾经的婚姻。看起来爱情比婚姻更易变。

玉兰往玉米地深处走。那里临着大水库，透过几垄苞米就可看见在黑色里微微闪亮的水面。

“你回家吧！玉兰。”

她不吭声，看水面看得呆了，人也有些恍惚。

“我要去看打鱼船。”

她继续往水边走，神志有些迷乱。她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些。刚刚她还在想念方本西。她把涌上来的一口血吐掉。

方本东心里乱糟糟的。

“玉兰，你一准吓坏了，根本没有什么鱼船，快回家吧。”

玉兰慢慢回过身，“谁说没有鱼船？我看见了，就在北面大深坑那里。”

方本东便往那里望，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完达山更是寂然无声。无垠的水在无风的夜里无垠地坦荡，没有一丝皱痕。玉兰想到自己再也不爱方本西了，她便害怕地哭了起来。她又走回到玉米地里，心是那样无着无落。

方本东极力不去看她。

“玉兰，好玉兰，回家吧！”

大奶子的大姐炕上坐
高粱那个席呀全让哥磨破

.....

当真有晚归的渔船在大水上飘，一点一点的渔火极似狼

眠。完达山山调调儿演变的渔歌子有种苍幽的凉意，使人的心莫名地惆怅和悠远。

玉兰终于又哭了，有种沉落水面的感觉，她似乎明白了老辈人对爱情和家庭的那种豁达。她便扳住了方本东的脖子，在他耳边喃喃自语。

“我只能靠你了，站长。我不能干重活儿了，你该清楚这一点。”

方本东躲到一边去，另一个自己比任何人都想接近她。

他浑身抖个不停，紧紧咬着牙关，“我会照顾你的。”

玉兰想起方本西说过的话，不禁脸烧烫起来，有种难忍的疼痛。她攀方站长是想气方本西。

方本东在后面轻轻推了玉兰一把，声音艰涩。

“你不要恨本西，他是真喜欢你。你还是跟他结婚吧。”

玉兰脸更烫，这是方本西的哥，也差点儿就成自己的哥哥了，她心里一悲，血涌上来。

闵香香返城回哈尔滨已经几年了。她毕竟是城里人，有种与生俱来的娇弱和高贵，方本东很敬畏她。而玉兰却是野生的，有种似乎无法毁坏的强壮，她的热情和朝气总是能感染别人。方本东早已把玉兰看成自家的人了。出了这样的事，难于消解的惧怕在困扰着他，使他两腿发软，也要像方本西一样跪倒请罪了。

“玉兰，我是个坏人了。我就这样姑息了他，而委屈了你。”他抱住头，已经靠倒了许多棵玉米。他是真害怕了，只要玉兰一张扬，她和本西的婚事不但成不了，他们方家兄弟也就毁了。

玉兰身体有种难言的疼痛，自己被方本西撕碎了毁灭了，

往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呢？五脏六腑都疼极了。她的恐惧和担心，别人是想象不出来的。也许是因为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让人无法同情她可怜她，她自己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样。

玉兰突然嘻嘻地笑起来，把方本东笑得直发毛。

“我身上沾这么多土，我妈还不认为我掉沟里去了。”她是不愿看他们兄弟俩那么难过，才装出轻松来的。这一装，心里对方本西死灭的爱情又复苏了，并且是那样地难以遏制，她更恨了方本西。

方本东须给玉兰一些许诺他的心才会安宁。他觉出自己的卑鄙来了，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他知道本西喜欢玉兰胜过了一切。

“你试一试，接受本西吧。他是怕得不到你才这么做的。”

“呸，”玉兰啐了一口，“我才不跟他呢。”她不知她吐出来的是一口血。她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就是要和方本西作对，谁让他不尊重她，欺负她呢。

“你为什么不跟他呢？你俩不是一直爱得死去活来吗？”

“我就是不喜欢他。从来也没喜欢过！”

方本东愣怔无语。

玉兰所有的伤心都涌上来，多么想扑到方本西怀里大哭一场。

方本西躺在离他们不远的地垄里又笑又哭几乎背过气去了。他不停地哭笑着，蹬着腿，踢折了好几棵玉米秆。

“玉兰，玉兰，我的玉兰啊！”

随后完全变成了哭，是男子极委屈的哭，要憋炸了肺腑一样的哭。

渔船大概已靠了岸，歌子似在极近处。

有水的地方就有鱼
有哥的地方就有你
日思夜想的妹妹呀
快来跟我拜个天地

“玉兰，玉兰，千万别对旁人说，行吗？”

玉兰在暗中睁大两眼。

“你是站长吗？我看你是最没用的胆小鬼！”

“玉兰……”

“我就往外说！”

“玉兰……”

“真罗嗦。”

“我们……会对你好的。”

“你一个人就够了。”

方本西悔恨交集。玉兰近在咫尺，如果刚才他没有那么做，所有的相思都会化解成柔情。只要他不那么做，他们都会得到幸福。

“玉兰，”方本东把语声恢复到他当领导的严肃，“天晚了，快回家去吧。”

方本西爬过去想抱玉兰的腿。

“玉兰，跟我结婚吧？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她的语气冷得不能再冷了。

“那好，你马上给我滚远点儿！”

2

方本西是无限后悔的。他虽从小就爱捣个蛋爱出个坏点子啥的，可他还没惹下过这么大的祸。

王俊生慌慌张张地早躲在了玉米地边的草丛里。这些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孩子都已长成，都在切实地考虑前途和婚姻问题了。

王俊生同方本西、玉兰都是在八五〇农场上职业高中时的同学，又是从小一道长大的，那种亲密是无形的。

方本西越发后悔了，他怎么能这样对待玉兰？他从小就跟在她身后转，早把她当做了自己的人。可下午听了王俊生的话，他便着了急。如果这会儿他不先治服她，她就要投到别人怀里去了。她总到十连去，那里的小伙子有的是，王俊生说她去相对象了一定没错。玉兰又那么大方，喜欢她的人多了。

“玉兰、玉兰、玉兰……”方本西听到草响，魔怔了似地隐在夜色里。

王俊生从小就老实，发蔫，长成个后生了，让人觉出那是有些窝囊的品质。他夜里常一个人走来走去，朦胧地想些外人看来他这种性格的人不该想的事。他幻想自己开上了拖拉机，还幻想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对象。他最常去的是水库大

坝，他站在那里犹如站在从前的荒凉岸边，他看星月下的浩淼大水，演绎一段又一段传奇。他时不时地挥挥手，如同一个伟人，白天的压抑便全没有了。总有一天在水库的老少面前他也会这样的。于是他把手一挥再挥，似乎身后有千军万马。

王俊生看不得两个人好，看见两个人亲密他就抓心挠肝地难受。他生长在单亲家庭里，爸妈离了婚，这在从前是遭人议论的。王俊生从小就蔫，但谁也不知他真正的心思。

王俊生领着方本东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待方本东进了玉米地，他便躲了起来。他是个不善言语的人，说话远远跟不上思维。这次王俊生的思维却大跨度地跳跃，他对方本东说，方本西把玉兰按在玉米地里强奸了。

王俊生藏在不远处把什么话都听得真真的，他也看见方本西同玉兰所做的一切，他很得意。

他蹲在地垄里。泥土和夜露还有青庄稼的气息使他直想打喷嚏，他拼命地忍着。

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令人呼吸不畅，玉米红缨的甜腻也使人头昏。有条草蛇从几人脚边爬过去，这种蛇在水边到处都是，它们专捕水边的小鱼，据说是鱼鹰的蛋让蛇爬了，才生出的这种水芹茎梗一样的草蛇。

玉兰挣脱了方本西，躲到方本东身后。

方本东非常生气，生自己亲人的气才是真生气。他拼死拼活干到今天，一大半是为了这个兄弟。可这个混小子却不争气，做下这样的歹事！

“去投案吧！”方本东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整个都要塌倒了。